

★???系列(一)

【世界著名推理悬念大师】



【希区柯克侦探小说精粹】

悬念侦探小说系列

钻石走私犯

Die drei ??? Diamantenschmuggel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尤斯图斯、彼得和鲍勃可没有想到他们第一次来欧洲旅游会是这样的：非但没能像他们期盼的那样畅游伦敦，反而卷入了一桩钻石走私案。他们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利用，传送走私物品。他们随一个旅游团前往鹿特丹游览，很快就发现，这个旅游团并不完全由渴望增长见识的游客组成。那个呆头呆脑的托马斯先生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他到底是不是匿名恐吓信的策划者？最令人生疑的，当然是那个扬金斯……

拥有一个多彩的文学地球 ——中少版“地球村”图书系列出版总序

海 飞

在 20 世纪走向 21 世纪的世纪之交，中国最具权威的少儿读物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作出了一项重大的出版规划：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引进、译编、出版一个由世界各国一流儿童文学作家的传世经典名著组成的规模宏大的儿童文学图书系列，这就是中少版“地球村”图书系列。

图书，既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结晶，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阶梯。对于处在“人之初”启蒙阶段的少年儿童来说，人生最初的几步尤为重要，“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本好书和一本坏书都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为广大少年儿童提供健康向上的好书，提供人生启蒙的好书，是出版社的神圣职责。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作为中国国内惟一的国家级少儿读物专业出版社，出版令一代又一

代少年儿童读者难以忘怀的优秀图书，使“中少版图书”成为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读者心目中亲切的专有名词，无疑是崇高的目标。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密切，中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世界也向中国敞开了大门。人造卫星问世，航天飞机升空，宇宙飞船登月，使人们有了从浩瀚宇宙观看研究地球自身的机会和可能，全世界的人们越来越感知到大家原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落。由地球作为载体的世界是千姿百态的，是千变万化的，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可以是动物的，也可以是植物的；可以是艺术的，也可以是文学的。人们可以和平相处，可以共同发展，可以共享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少年儿童作为人类的未来和希望，更可以从会睁眼看世界之时，就用世界文明的一流成果来启蒙，来熏陶，来培育。在当今世界上，四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是中国孩子。一个国家的文学，是一个国家人文地理的浓缩，让中国的孩子从小就拥有一个包括东西方最优秀的儿童文学的“地球村”，从小就拥有一个“文学地球”，既是为了

中国的未来，也是为了世界的未来。

中少版“地球村”图书系列，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邀集国内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儿童插图画家、出版家、教育家组成选题策划队伍，主动争取世界各国驻华大使馆的合作与支持，以世界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的传世经典作品为入选对象，一个洲一个洲，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精选结集。“地球村”图书系列注重原汁原味，全部从作家的母语原著直接译编，并尽可能采用原作插图，对确实需要重新插图的，邀请当代中国最优秀的画家创作绘制。“地球村”图书系列，既是气势恢宏的系列图书，又是独立成集的套书。

地球是人类之母。地球是美丽的。中少版“地球村”图书系列的出版，使我们拥有一个多彩的文学地球。

目 录

1. 在监牢里 (1)
2. “福尔摩斯”不说话 (12)
3. 一朝是侦探，一生是侦探 (21)
4. 彻底击败 (29)
5. 谎言被戳穿 (39)
6. 未经允许的来访 (49)
7. 一脚踩空 (57)
8. 欧洲是最后一站吗？ (68)
9. 同行之间 (84)
10. 被捕 (97)
11. 走私内幕 (105)
12. 太碰巧了 (112)
13. 扬金斯和波斯特 (122)
14. 落进冰窖 (132)
15. 被追踪的人 (141)
16. 再见的结果 (147)

1. 在监牢里

你要是坐游览车环游伦敦，那最后一站，也是最精彩的一站，便是血塔。当尤斯图斯和他的朋友彼得、鲍勃在导游的带领下，随着几十个游客走进这个怪模怪样的建筑时，看着那冷冰冰的灰墙，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那些被关进塔里的著名犯人，就在这儿打发他们最后的日子。”导游说。这个矮胖子长着个亮得像镜子一样的秃脑袋，穿着一身棕色的制服，上面还缀着银纽扣和肩章，看起来就像轻歌剧里的将军，还是个把帽子给搞丢了的将军。在围墙的环抱中，他那破锣嗓子嗡嗡直响，声调却平板板的。这家伙一定对这一切都无所谓了。尤斯图斯想到这里，耸了耸肩膀。他心里不太舒服，怀

念起了他的家乡罗基海岸。他在脑子里描画着，在东加利福尼亚，太阳从小山丘上升起的景象。

尤斯图斯叹了口气。不好好地在家里度过一个夏天，却站在这个古老的监狱里，还得听那些可怜人的悲惨故事。好几百年前，那些人就在这大墙之内等待生命的终结，不管他们是真的犯了罪，还是惹恼了那些古怪的英国国王，或是对他们的统治构成了威胁。

导游却还是那么无动于衷，用刻板的声音念着那些著名的犯人的名字：“苏格兰的伊丽莎白，于 1554 年被处死。再往前四年是托马斯·克伦威尔。”说完，他又用法语重复了一遍，声调里依旧不带丝毫感情。

离开血塔，他们走进笼罩着整个城市的潮湿的灰雾里，又驶向另一个塔。“这座建筑建于 13 世纪，”导游讲道，“您还可以看出犯人们在墙上刻画的字。”

鲍勃眯起眼睛，费力地辨认着墙上斑驳的字迹，胸中不禁升起一团怒火。他回忆起自己在历史课上曾经学到的，在那个时代的英国，人们被多么残忍地监禁起来，甚至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就被处死。就算是经过法律程序，也有不少证人在

威逼利诱下提供了假证据。

“我要出去。”尤斯图斯突然高声说。

站在他正前方的几个游客转过头来。其中一个穿短裤的直瞪着眼瞅他的脸。“又没人强迫你跟着来。”他讥讽地说。

人群中发生一阵骚动，导游停止了讲解，一言不发地指了指出口的牌子。然后，他继续讲述关于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监狱的历史。

四个小时之后，他们疲惫不堪，浑身都冻僵了，回到了旅馆。旅馆位于西南城的肯辛区，名叫“佛罗里达”。这里虽然没有棕榈树，但这名字能让三问号想起他们的家乡。这座细长的房子显然也有几年的历史了。

“不过它肯定不是 13 世纪的建筑。”当他们通过大厅的木门，向电梯走去的时候，尤斯图斯轻声说，好像是为了安慰一下自己。他按下了电梯的按钮。

这时，两个上了点年纪的妇人相伴而来。她们是姐妹，尤斯图斯心想，还可能是双胞胎呢。两个人的头发都已白了，穿着灰色套裙，戴着无边眼镜，帽子上装饰着孔雀毛，怪逗人地颤动着。

一个靠在手杖上，另一个看起来还硬朗点，挽着她的胳膊，一看就知道挺关心她的。

铁栅栏门吱吱嘎嘎地打开了，接着是电梯门。三问号请两位女士先进去。就在大电梯关门前的刹那，一个又高又瘦的男人冲过来，棕色的卷发，惹眼的大胡子，一只脚踏进了电梯。

“请让我进来。”他咕噜了一声就挤了进来，马上就转过身去，背对着其他人。

第一侦探，也就是尤斯图斯按了四楼的按钮，电梯猛地一震，开动了。尤斯图斯不知是怎么了，眼前总浮现出血塔那厚厚的围墙。

几秒钟之后，他们“搁浅”了。

尤斯图斯觉得坐这电梯特别受罪，因为一坐上电梯他肚子里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马上就清楚，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儿了。突然，肚子里奇怪的感觉消失了，原因很简单，这木头笼子停住了。

同样，彼得也一下子就明白过来出了什么事。“最后一站了，都下去。”他嘟嘟囔囔地说。

“倒挺幽默。”鲍勃嘟囔着。

两位老太太站在鬻发男人背后，等着门打开。可是等了好一会，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们被吊在半空中了。”尤斯图斯冷静地说。他拍了拍那个男人的肩膀，可他还是背对着他们，面冲着电梯门，动也不动。

“请让让好吗？”没等这人回答，尤斯图斯推开他，小心翼翼地转动了上写“警报”的手柄。随后他检查了那块闪着金光的牌子，上面标示着每一层的按钮。可是他没有找到话筒，无法跟旅馆的服务员或是外面的人取得联系，只有一个报警键。尤斯图斯按下这个键，可是什么声音也没听到。他又按了一下，仍然没有任何动静。

“我们被困在里面了！”拿手杖的老太太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她好像直到现在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她胡乱挥动着手杖，差点儿把顶灯打碎。

偏偏在这个时候瞎捣乱，我们差一点就陷入一团漆黑了。尤斯图斯心想，再次感觉到肚子里那奇怪的痛楚，但不像上次那么难受了。他瞥了一眼那位拿手杖的太太，只见她的脸色已经变得雪白了。

“当心点呀，太太。”彼得提醒道，“请您镇静点，我们不会有事的。”在家乡，也就是罗基海岸，彼得·萧是出了名的善于跟女孩子打交道的能手。虽然这一位在年龄上和他相差甚远，他还是

觉得自己应该对她负责。他向两位女士投去一个温柔的眼波，然后上上下下打量着这个电梯。跟这家旅馆一样，这电梯也是老式的，不过还算宽敞，如果他们好半天还不能获救，这里还有足够的地方让大家坐下来等，不过不那么舒服就是了。

“最要紧的是，我们可别掉下去，”彼得在尤斯图斯耳边嘟囔，“我们最起码是在第三层楼。”尤斯图斯点点头，强迫自己保持镇静。拿手杖的太太靠在墙上，呼吸已经困难了。

“求你了，伊丽莎白，你可千万别激动！”她的同伴急急地说，“电梯一定马上就会开动的。”

“你怎么知道？”伊丽莎白半闭着眼睛，声音在颤抖。

尤斯图斯不得不承认，她的话是对的。眼下没人能知道，这部该死的电梯什么时候才会动起来。要是警报器也坏了，到现在还压根儿没人知道他们的遭遇，那就更糟糕了。接着，他又想到这时候旅馆的服务员没准啥事儿也没有，刚刚喝完五点钟准时开始的下午茶。他不由得悄悄地苦笑了一下。英国人喝起茶来，最厌烦有人打扰他们。在他们出发之前，提图斯伯父把这一点说了

不知多少遍。在罗基海岸，他曾和提图斯伯父、玛蒂尔德伯母住过一段时间，他俩 30 年前曾在英国生活了 3 个月，肯定知道英国人的特性。

尤斯图斯提醒自己，别东想西想了。他叫了一声“鲍勃”，同时把那些念头都赶回老家去了。“这个你在行，是不是？”他把脑袋朝那块金属板摆了摆。看起来想让电梯自己重新动起来是没什么指望了，要是他们中间有人摆弄摆弄那配电板，肯定能让两位太太好过点，能熬过这段等待的时间。

这时，那个男人突然朝他们转过身来。尤斯图斯发现，他的脑门已经渗出了细小的汗珠，脸也涨红了。“有办法没有？”他冒冒失失地说。

“看在上帝的分上，您总该干点什么呀！”伊丽莎白催促着，声音里透着虚弱。

“她有病，”她的妹妹向第一侦探耳语。

鲍勃弯下腰去，研究楼层按钮。

伊丽莎白又咳嗽起来了。彼得把手伸到她腋下。“您靠在我身上吧。”他友好地说。这时鲍勃从裤兜里取出他永远随身携带的螺丝刀。“你要是没法送我们上去呀，那我们可就得自己想办法出去了。”他用坚决的语气说。

尤斯图斯觉得电梯里面已经有点气闷了，他又想起了血塔和可怜的伊丽莎白王后。他轻轻地叹了口气，注视着鲍勃。鲍勃相当镇定，已经开始用螺丝刀打开配电板。

彼得看了看表，“真糟糕，我们看不成比赛了。”

尤斯图斯茫然地看着他，“比赛？什么比赛？”

“嘿，你可真行！”鲍勃讽刺地说。

尤斯图斯想起来了，可不是嘛，在世界知名的温布利大球场举行的比赛，再过一个小时，曼彻斯特城队就要跟伦敦城队较量较量了。

“我们到底上这儿来干吗呀！”彼得不满地说。

尤斯图斯责备地看了他一眼。彼得老是这样，他心想。“不是一家美国食品公司给我们的奖励嘛，请我们到欧洲来旅游，因为我们帮他们破了个案子，免得他们出丑。”可我们这位运动健将脑子里只有足球，好像在古老的欧洲除了足球就没别的可看了。

彼得马上让步了，“是呀，当然！”

“比赛，比赛！”听伊丽莎白的口气，微微有点歇斯底里。“玛丽，这些年轻人，这个时候怎么还能想到愚蠢的比赛！”说完她又把眼睛闭上了。

就在这个时候，鲍勃把配电板的盖子卸下来了。

“怎么样，还能走吗？”尤斯图斯问。

“修理工可能 20 年都没管过这东西了。”鲍勃低声回答。

尤斯图斯一直感觉很难受，玛丽的脸色也变白了。那个男人还是独自愣神儿。

鲍勃直起身来，转向两位太太，“请两位帮个忙好吗？能不能给我一支发夹。”他指指打开罩子的露出来的乱七八糟的一堆电线和开关，“我要检查一下电路。”

伊丽莎白离开彼得的怀抱，从头发里抽出一支发夹。

“当然可以，年轻人。”她的声音很虚弱，“只是你要小心，可别触电呀。”

“放心吧，太太。”鲍勃接过发夹，用自己的手绢裹起来，开始在一堆电线中间捅来捅去。

尤斯图斯打量着那个鬍发男人，他注视着鲍勃的动作，却毫无表情。这个呆头呆脑的家伙，尤斯图斯心想，他也很害怕，可他装得若无其事，好像这一切都跟他没关系。

这时，鲍勃像个内行似的叫了一声：“啊哈！”

好像他已弄清毛病出在什么地方。

“很有意思。”他说，用发夹和螺丝刀在配电盘的底端特别起劲儿地搞来搞去。

尤斯图斯又看看伊丽莎白和玛丽。正如他所预料，两人的表情有了变化，觉得有了进展，有了希望，不久就可以从这个“监牢”里解放出去了。

当鲍勃叫了第五声“啊哈”的时候，电梯一震，轻微地晃动着，走了起来。

伊丽莎白又爆发出一声尖叫，不过这次是出于喜悦，胜利地摇动着手杖。当她正准备去拥抱鲍勃的时候，电梯的门“哗”的一声打开了。

门外站着一位先生，身穿一件式样雅致的深灰色西服；还有旅馆的门房，穿着用金线装饰的制服；还有至少一打的人，个个满怀期待地注视着他们。门房把铁栅栏打开了。

“我叫达文波特，是旅馆的经理。”那个身穿漂亮西服的人瓮声瓮气地说，“非常高兴，我们终于解决了问题。”

“我们？”伊丽莎白挑衅地挺立在经理面前，又令人担心地挥舞着手杖，质问达文波特先生：“‘我们’？‘我们’指的是谁？不是您，而是这位

非常勤恳的小伙子!”她准确地一把抓住身后的鲍勃，把他推到经理面前，“就是他，是他把电路修好的。而您呢，恐怕什么都没干!您甚至连我们发出的‘SOS’信号都没听见!”

这时，第一侦探实在憋不住了，笑了笑。“我发现您的姐姐一点病都没有，”他悄声对玛丽说，“恰恰相反。”她叹息了一声，耸了耸肩膀。

尤斯图斯转身看看电梯间，又在走廊里左右看看，没找到那位留胡子的先生，他已经不见了，仿佛钻进了地板。

玛丽想请救命恩人和他的朋友们去喝茶，却被伊丽莎白阻止了。“球赛，你知道的。”她提醒妹妹。

“对呀，”尤斯图斯做了个坚决的手势，催促鲍勃和彼得，“要是我们还想看比赛的话，可得抓紧时间了。”